

三十二頁第七行：

【阿難。極汝見源。從日月宮。是物非汝。至七金山周遍諦觀。雖種種光亦物非汝。漸漸更觀。雲騰鳥飛。風動塵起。樹木山川。草芥人畜。咸物非汝。】

這一段是說明，物相與見性的界限是清清楚楚，並不混雜。首先辨明一切物相不是見性。佛叫著阿難跟他說，『極汝見源』，「極」是窮盡之意，「見源」就是能見的見性，盡汝能見的能力。『從日月宮』，這是舉上面例子來說，往上頭看，「日月宮」在我們頭頂上，從上看到下，日月宮是物相，不是見性。『至七金山』，這是從遠看到近，「七金山」是須彌山外七重金山、七重香水海。山稱之為金山，我們不要誤會這山完全是金、是銀的，不是這個意思，而是這山裡面蘊藏著金銀很豐富，拿現在我們講的礦山，有大量稀有珍貴的金屬藏在這個山下。這個金屬體相是光明的，所以這裡說是『雖種種光』，雖然這些七寶有種種光明，它還是物相，也不是自己。『漸漸更觀，雲騰鳥飛』，這一段是指近，看到近處森羅萬象，我們一一詳細去觀察也是物相，也不是自己。

這一段就是叫阿難自己實際上去觀察，無論從高處、從遠處、從近處，你仔細去看一切森羅萬象皆是物相，不是見性。問的意思是啟發阿難的悟門，換句話說，誘導阿難開悟，在一切物相裡面如果豁然悟得自己見性，這就成功了，經上常講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，處處都是給阿難做增上緣。阿難示現的是頭頭錯過，這是大慈大悲。如果佛這樣一說，阿難就開悟，後頭就沒有經文了，我們如果是利根，在這裡也可以像阿難一樣的開悟；如果是鈍根悟不了

，悟不了後頭機會沒有了。所以阿難故意裝作懵懵懂懂不開悟，讓佛再說別的方法，這是大慈大悲，是為我們裝成這個樣子。我們大眾，這個法子不能開悟再換個法子，那個法子不能開悟再換個法子，所謂是無量法門，哪一個法門都是教我們開悟的門路。再看底下這一段，這是正式說明見性不是物相。

【阿難。是諸近遠諸有物性。雖復差殊。同汝見精清淨所矚。則諸物類自有差別。見性無殊。此精妙明誠汝見性。】

前面說一切萬物是物不是見性，這段就在一切萬物當中顯示出見性，見性顯然不是物相。所以才再開示阿難說，這裡叫著阿難，『是諸近遠諸有物性，雖復差殊』，這個意思是說，你眼中遍觀一切所見的物相，或是高處、或是近處、或是遠處。「物性」是指萬物的體性，各個不相同，物性雖有森羅萬象、千差萬別，陳列在我們眼前，同是我們自己『見精清淨所矚』。「所矚」就是所見，「見精」這是帶一分妄的見，我們前面曾經跟諸位介紹過，是阿賴耶的見分，帶妄之真，前面有比喻，譬如第二月。這意思就是說，一切物相『同汝』，注意「同」字，同是等同，沒有分別。物相有分別、有不同、有差殊，我們能見的見是等同的，沒有差殊的，全是現量境界。在這個地方我們特別要體會的，諸位果然悟了，悟了俗話叫悟道，悟了就見道。注意什麼？注意是「見精清淨」所見，不是眼識所見，不是第六意識所見。我們現在見一切萬象不清淨，為什麼不清淨？帶著有七轉識的見分，帶著有相應心所的見分，於是乎就不清淨。實在說，諸佛菩薩見一切萬物難道不帶七轉識嗎？不帶眾心所嗎？其實諸菩薩們的見，跟我們一樣也帶七轉識，也帶眾心所，為什麼他叫清淨，我們叫不清淨？人家雖然帶，了了分明，我們在大經裡頭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們所帶的一塌糊塗，不知道哪是見精之見、哪是眼識之見、哪是心所之見，不曉得。不知道這就

叫迷，清清楚楚就叫做悟，悟就跟佛菩薩沒有兩樣，悟就是佛菩薩，迷了就叫凡夫。悟了隨心應量不造眾業，迷了起心動念無不是業，業就有業報，無業是解脫。你看看這個差別有多大！

下面，『則諸物類自有差別，見性無殊，此精妙明誠汝見性』。這是佛教給我們應當要曉得，物類有差殊，而不是我們見性有差殊。譬如物相有方的、有圓的，那是相上的差別，我們見性同一清淨所見沒有差別。過錯在哪裡？我們見到方的就執著是個方的，見到圓的就執著是圓的，這一執著、一分別，壞就壞在這裡。阿難所疑惑的地方也是我們大家所疑惑的地方，好像物與見混雜糾纏不清。實在是清清楚楚，性是性、相是相，既圓融又不混雜，這才是妙。可是這個真相絕不是用一句話能夠把它說得清楚，在《楞嚴經》裡面十大段這麼長的經文就說一樁事情，性相是圓融的、性相是不二的。但是這十大段偏重在見性上說，到「二十五圓通」才是不二之說。在性與相當中，你看看著重的是在性，從見性而入，這是圓頓法門；從萬象上而入，那是漸修法門，那個路子相當的迂迴，也非常的遙遠。因為你每一法，每個相、每個相都要去研究它，法相宗的入海算沙，那個入海算沙，走的是正路還有成就；世間所謂種種學術，也是入海算沙，但是他走的不是正路，所有的知見是邪思邪見，無量劫也得不到結果。

中國佛法的特色，就是從見性入手，無論是宗門教下，可以說目標相同，原則沒有兩樣，就是方式不一樣而已。這是中國佛法的特色，嚴格的說，比原來印度的佛法要高明得太多。這些理論跟方法是佛說的，但是在印度過去，佛雖然這樣講，好像沒有人真正的體會到，也沒有幾個人真正用這個方法來修學。而現在南傳的佛教，幾乎對這理論是一無所知，無所知要知道自己無知，能生慚愧心還不錯。他並不以為他無知，還要毀謗大乘，說大乘非佛說，不是

佛說的，把大乘法還否定了，貢高我慢，這是今天南傳佛教，我們應當要了解。圓頓入手，說實在話，下手容易、成就高，這是圓頓教的特色，圓頓教必須要圓頓根性的人來學習。也許我們自己懷疑，我自己是不是圓頓根性？一般說起來，中國人圓頓根性的人多，這是不可否認的。雖然具有圓頓根性，可是現在我們根性被利欲蒙蔽，不能現前。為什麼曉得中國人有圓頓根性？諸位想想，假如你沒有圓頓根性，在這個地方聽圓頓大經，你能夠坐在這裡坐一個半鐘點不動，這是辦不到的。你叫一般人請他到這裡來坐坐看，你看他坐得住、坐不住？我有個同學昨天晚上在一塊吃飯，他告訴我，你要叫他在那裡坐二十分鐘他都坐不住，那難過死了。他坐幾分鐘總要到外頭轉轉，東看看、西看看，坐不住。坐在那邊聽講圓頓大經，能坐上一個半鐘點不容易，這就證明我們確實有圓頓根性。聽經能坐得住，道理也似乎懂得，可是怎麼樣？不能悟入。不能悟入的原因，就是我們的心性上有一重障礙，障礙要除掉，圓悟、頓悟不是難事。

經中所講的見精妙明，哪個沒有？誰不用？二六時中，從來就沒有叫它停止個一剎那，真正是一天用到晚。一天用到晚，自己是不知不覺，不曉得這是自己本人，不知道這是自己的真心，而把能夠思惟想像在一切境界裡面生無量煩惱的這個心當作真心，這是我們吃虧上當之處。佛在大經大論裡面處處給我們指點，叫我們覺悟，這一段經文尤其親切，『見性無殊』，就是說明我們能見的見性不雜物相，也正是前面所講「妙精明心」，妙精明心實實在在是我們的見性，不是他物。怎麼曉得是自己的真性？因為真性是離一切相，不與一切相相雜的，所以佛在此地說，『此精妙明誠汝見性』。見性所見，在三量裡面是現量境界，不是比量，前五識與第八識都是現量境界。前五識，諸位稍稍讀一點唯識就曉得，它的作用是

了別，阿賴耶識也是了別，了別唯有現量。比量是推理，不是了別，第六識、第七識才有比量、才有非量。所以真正能夠見到諸法實相，見到諸法實相就是禪家所講的見性，用什麼見？我們說得再粗一點，咱們現前可以學習的，就是用前五識跟阿賴耶識，而這當中避免第六識、第七識，這就行了；第六識、第七識一混淆就亂了，迷惑顛倒。見色聞聲如果不許第六識、第七識混淆，那就有真受用、有真正的自在，可見得毛病就是出在第六跟第七。

佛法裡面講修行，轉識成智，轉的是什麼識？就是轉六、七。所以六、七是因地轉，五、八在果地轉。六、七轉了，五、八要不要轉？不要轉，不轉而轉、轉而不轉。因為五、八本來沒有毛病的，沒有什麼大障礙，障礙最大的是六、七。六、七有計度分別、隨念分別，所以落在比量、非量上；而前五跟第八沒有分別、沒有妄念，不著相。眼識只有見而不會分別所見的物相，我們見到這個花，眼識只有見，像照相機一樣把所有的景象一下攝入，阿賴耶識的見也是這個見；分別這是黃色的、這是紅色的、這是綠色的，這是第六意識的見；喜歡這個顏色、不喜歡那個顏色，那是與第六識相應心所的見，愈來愈妄，愈來愈把真實的失掉，所以這是迷了真見，墮在妄見之中。佛在此地處處提示我們要用真見，不要用妄見，你用真見，你的心自然清淨，無論在什麼境界裡面用真見見就清淨。真見裡面沒有妄見，妄見就是分別執著，一切見裡面不起分別、沒有執著，那個心怎麼不清淨！一有分別執著，這個如意、那個不如意，麻煩都來了，麻煩從哪裡來的？自己找來的。外面境界有沒有這個麻煩？沒有這些麻煩，諸位一定要明瞭這一點。

我們這個修行所以打閒岔、所以不能成就，就是認為心外有法，我自己沒有麻煩，麻煩都是外面找的，這個搞錯了。認為外面有麻煩，自己心裡沒有麻煩，無量劫的無量劫你也不會成功。為什麼

？完全搞錯了，不曉得麻煩是在自己心裡生的。麻煩從哪裡來的？第六意識來的、第七識來的，與六、七識相應那些心所當中來的。你要真正是聰明人、是明白人，把第七識相應的心所，第六識與它相應的心所，全都不用，你見到這個世界是清淨的世界，你用的是什麼？就是用第八識跟前五識，一切明瞭，如如不動。這並不是功夫到家，這是功夫的起步，圓頓的學人修行就從這裡起，這才是功夫真正上了道。你的心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清涼、一天比一天自在，算是你會用功。如果能夠精進努力不懈怠，你這一生當中一定見道，明心見性、成佛作祖。佛在楞嚴會上給我們說得很清楚，見性周遍法界，真心像明鏡一樣的常明，如虛空一樣的不動。萬相自有生滅，虛空沒有生滅，萬相是假的，生滅是假的，不生滅是真的。我們如果見道，一切眾生六根的根本性都是不生不滅的。所以佛眼睛裡面看一切眾生，是看一切眾生的性，性是決定平等。佛的見性周圓，眾生的見性也是周圓；佛的見性不生不滅，眾生的見性也是不生不滅，沒有兩樣，一性無二性。佛眼睛裡面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沒有兩樣；佛要是看眾生跟他不一樣，那他是凡夫，他決定不是佛。

今天早上有一位藍居士，你們同學有很多人認識他，藍吉富居士到我們圖書館來，跟我談到學院派的教學。學院派是什麼？西洋的教學法，跟我們中國教學法不一樣。我們中國教學法，給諸位說，跟佛法裡面教學法是一樣的。學院教學法要注重考據，所以現在外國人一學佛，「你講的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梵本在哪裡？中文這樣翻譯，那梵文應該怎麼講法？」他要追根究柢，所謂叫科學的精神，好不好？對初機的有點好處，對真正入門的人是障礙。所以我今天跟他談到這些科學方法，邏輯辯證法、因明學，在上乘佛法裡頭完全用不上，他也同意。上乘佛法，佛無法可說，佛是無說而說，所以諸位聽經是無聽而聽、聽而無聽，還有什麼邏輯？有什

麼辯證法？這樣才能夠悟入。你要說這句話合不合邏輯、那句合不合邏輯？你就把邏輯都給邏死了。我記得也跟諸位說過，大專講座的時候，我那個時候有意思請方東美先生給我們講因明學，我去找他，他說，佛法裡還用得著這個？佛法超越了邏輯，因明、辯證法用在中下的階段，是有限度的，等於好像小學生用、中學生用，一上大學全都用不上，像這些道理一定要懂得。

你看大乘經論，說來說去統統是指引我們見性，而方法，講過來講過去都是叫我們離一切相，在一切萬相裡面不執著、不起心、不動念。觀察我們六根根性的作用無不周圓，你才能真正得到受用，哪是自己、哪是萬法，豈不是清清楚楚嗎？所以自己是真的一分，不是自己是妄的一分。實在講，再深入的觀察，那個妄的一分還是自己，真的一分是自己的理體，如如不動之體，妄的那一分是自己的作用，體用還是不二，體用還是一，這真是妙不可言，這才真正能入不二法門。我們初步的學，用前五識、第八識的見分來見，這裡頭還是有能有所，像此地所講的能見的是見性，所見的是物相，它有能有所，沒有入不二法門。但是這個方法很正確，是誘導我們趨入不二法門的正確的方向，最好的方法，不用這個方法沒有法子悟入。今天也談到佛學院教學，我再給諸位說明，佛學院是近代才有的，我們中國有佛學院可能是太虛法師開始的。真正開悟，他不是佛學院畢業的，不是研究所畢業的，是哪裡來的？法師、居士升座講經，他在底下一聽就悟，這麼來的。我仔細想想，真正開悟還是這麼來的。佛學院裡頭排的那些課程機械式的，開不了悟；開悟是要活活潑潑的，才能開悟。守著這個機械的程序，人頭腦都變成機械，不能夠靈活運用，怎麼能夠悟得了？悟不了。所以外國人的頭腦就是被機械訓練的，一定要找梵文經典來研究那是怎麼個講解法，再比較比較中國法師翻的對不對、意思對不對。佛叫我們離

分別、離言說、離妄想，而他們怎麼樣？運用分別，離不開言說、離不開妄想，這哪能悟？

佛教給我們學習的原則，「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」，義是理，言語記錄下來就是文字。換句話說，佛給我們講得清清楚楚，不要依文字、不要依言語，執著言語文字是錯誤。所以禪宗提出來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，人家講的就是這個道理。但是初學的人必須要依靠文字，見了道的人不要文字，沒有見道的要依靠。但是依靠什麼？亦依靠，亦不依靠，才有辦法入門；完全依靠、依賴這個文字上那就糟糕，死在言語文字之下。又依你，又不要你，要這個方法才行，這是不即不離。說得更好的是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，凡是說一切法相的都是不了義，凡是說法性的是了義，說法相無論怎麼樣解釋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所以是不了義。唯識對於法相說得那麼清楚、那麼詳細，給諸位說，一悟入到法性，那個統統沒有。為什麼？全是虛妄的，沒有一法是真實的。佛為什麼要這樣詳細來教我們分別法相？這是對一類著相人，離不開相的。好，離不開相，就在法相裡面給你分析，你喜歡研究相，佛就教你研究相。你所了解的法相，比佛差得太遠太遠，所以凡是喜歡研究法相、分析法相的，你讀唯識對釋迦牟尼佛五體投地。而由法相裡面教你見性的門徑，見了性才是究竟，這是大乘教學的大主意，教學的大方向。

我們學佛要想在佛法裡面真正得到一點成就，一定要懂這個道理，要循這個方向去走。佛在這一段教給我們，正在見相的時候，是誰見相？這些都是下手的功夫。以六塵鈍，名不自立，相不自施；因為六根聰利，那些假名是六根給它建立的。我們舉起這個，諸位看得很清楚，你說這個是茶杯，這是人給它叫的名字，加名字它就錯了，它本來沒有名。我們把全世界每個國家的人都集中在一起



，叫他來看，大家心裡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雖然言語不同，統統清楚。離開言語是一樣，見聞覺知統統感覺都是一樣，這一叫名字，各人叫的都不一樣，但是東西是一個東西。所以名是六根建立的，六根比較聰明，六塵比較笨，它自己不說「我叫茶杯，你們都叫我茶杯」，它不會這麼說的，人叫它的。人人都覺悟的話，把這些分別、妄想、知見都離開，給諸位說，天下就太平。

現在我們看這天下太平不了，為什麼太平不了？他的妄想執著決定不肯放下。我們舉一個例子說，現在全世界人都曉得，工業帶來的這些災害，帶來大氣的染污、水分的染污、海洋的染污，每個人都曉得這個災害是非常嚴重。現在科學家也在這裡證實，統計這個災害，看看它的效果，認為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，全世界的氣溫會升高二、三度，預想當中南北極的冰會融化，南北極冰要一融化，我們台北市就沒有了，海水會升高五公尺。我們想想，如果海水升高五公尺，台北市的海拔不到五公尺，台北市淹沒了、沒有了，日本的東京、大阪都沒有了，大陸上海、廣州這一帶也都沒有了。哪個不曉得這個災害嚴重？但是誰能肯，災害重我們現在工廠少設幾個？還拼命在增加工廠。知道這個災害，還拼命在製造災害，這有什麼辦法？他為什麼？我眼前賺錢要緊，那個災害是十年、二十年我還沒見到，現在先賺錢要緊，利欲薰心。哪一個人都曉得造原子彈不好，可是現在有能力製造的國家是拼命在製造，曉得這個不好，為什麼偏偏要幹？邪知邪見。在佛法裡面講是共業所感，明知故犯。學佛的人要覺悟，共業裡面有不共業，災難現前有人墮三途、有人生天堂，果報不一樣。所以曉得這種劫難，我們就一心向善，縱然免不了劫難，我們也能往生善處，比現前生活環境還要美好、還要幸福，總得有個結果。災難愈接近愈要多做善事，為善唯恐來不及！

今天上午我在這邊講經，剛才來的時候看到有一封信擺在我的桌子上，上面沒具名。同修也許擔心沒有人認真學習，我不是不講經，我還是講經，我講什麼經？我講一種，我不講這麼多，我講這麼多是幫助大家。我自己要修學、要成就我一門深入，真正為自己也能利益諸位同修。說實在的話，一生當中最好是講一部經，周而復始，我是很久之前就有這個觀念，我也勸勉很多人。古來祖師這種例子太多，清涼大師一生就講《華嚴經》，沒有聽說他講過第二部經，一部講完了從頭再講起，他一生講了五十遍。縱然小經，像《彌陀經》，古來也有大師專門講《彌陀經》，一生講三百多遍，他不講第二部經典。也許問，《彌陀經》很短，常常講還有什麼味道？其實不然，一遍有一遍的味道，遍遍不相同。為什麼？講的人遍遍有悟處，遍遍有更高的境界，第二遍所講的一定超過第一次，第三遍所講的一定超過第二遍，所以愈聽愈有味道。絕對不會說這個經講了十遍、二十遍、三十遍，把人都講跑掉，沒有這回事情。要把人都講跑了那是沒悟處，如果有悟處一定是一遍比一遍有味道。所以要效法古人一門深入，那是有大成就；搞多了，精力分散，自己修學得不償失，對別人也沒有多大的利益。

所以我奉勸諸位，修學你選一種。譬如我們現在講堂裡面講的有五種，你在這五種當中選一種專攻，所講的這些經都可以聽，力量用在一部上。譬如你學《楞嚴經》，你每個星期到這裡來聽這一段，你這一個星期當中你就琢磨這段經文，你把這個經文搞熟。其餘的都來聽，聽了之後不必復習，聽懂的那些意思都會到《楞嚴經》裡面來，這樣就有效果、就得力。這一部《楞嚴經》講完了，你真正有受用，你才有所得。你要學《法華經》也是如此，全部的力量用在《法華經》上，所聽的一些道理都融會在《法華經》當中。我希望你將來一生修學《法華》、一生弘揚《法華》，學哪一樣，

一生就弘揚這一樣，做這一個法門的專家，這樣才能夠一經才通，一經通了當然一切經都通達。可是一切經通達，你還是弘揚這一門東西，還是標榜這一門東西，終身不變更，要變更到來生再變更，這一生不變更，這是大慈大悲。初學的人，這一個星期學一天，給諸位說，很有利益；一個星期要講兩天、講兩次，消化不了。

我自己是過來人，我有經驗。我在台中學《楞嚴經》，三年的時間，李老師一個星期講一次，我跟你們一樣在底下聽經，一個星期就消化他這一次所講的，他一次是一個小時。一個星期的時間就消化這一點鐘東西，他三年一部經講完，我《楞嚴經》有了心得。那個時候如果一個星期講兩個小時，我也能消化，但是怎麼？就很緊張，沒那麼輕鬆。如果一個星期講四個小時，那我忙得連吃飯、睡覺的時間都少；超過四個小時，不是我能力能接受的，接受不了。我自己學東西，我是過來人，我了解。我們現在一個星期一個半鐘點，諸位要學起來輕鬆愉快，這部經大概四年講完，四年你這部經畢業了，以這一部經做底子，確實能通一切法門。我們現在這幾部經，《法華》大概也要四年，《阿彌陀經疏鈔》大概也要四年，除了《華嚴經》之外，差不多都是四年畢業。可是諸位說「我這幾樣東西都要學」，那不容易，在我看起來是很難，你們成就不太大；如果你們是一門專攻，你們這四年決定有成就。可是諸位曉得，你這一門專攻，這一門通了，你附帶的幾門都通。這是我告訴諸位，力量分散，這幾門東西都是半通不通，四年拿不出成績來。這個不但是我的經驗，過去這些老法師們，他們都是這個方法學出來，都不是佛學院裡學出來的。佛學院為什麼學不出來？東西太多了，我們一個星期只學一、二點鐘的課程，他一個星期要上幾十個鐘點課程，那怎麼行？天才兒童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，天才到底是少數。所以諸位要是懂得方法，能夠精進不懈，四年確實有相當成就

經裡面所講的宗旨，是叫我們要了解境界，它的真相是清淨寂滅相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這茶杯，它是不是清淨寂滅相？它又不動，它與人也無爭，它也不起心動念，你把它擺在這個地方，它永遠在這個地方。物相都是這樣的，我們要認識它，它沒有鑑別，它沒有知見。你先看這些靜態的是清淨寂滅的，然後再看動態的也是清淨寂滅的。風吹這樹葉在動，仔細觀察它，這功夫要深一層，茶杯放在這裡不動，這大家都能看得出來，風吹樹葉不動，這不大容易看得出來。你讀過《壇經》，六祖所謂是「亦非風動，亦非幡動」，所以那個動當中你看出不動，這功夫進了一大步。再進一步你看那些動物，看到我們人一舉一動、一切言說，這個心裡面妄念紛飛，你也看出如如不動，你就成佛了。要曉得動從哪裡來的？從外面有感，你是心裡有應才動。外面境界來感，自己如如不動，這是真不動，不動而後能感應道交，那是佛菩薩大慈大悲；你要是不慈悲的話，如如不動，怎麼感你也不動。感而有動是慈悲，是救度一切眾生，是憐憫一切眾生，那是大經裡面所講的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。念念之中是為救度一切眾生，雖救度一切眾生又不著度眾生的相，為什麼不著度眾生的相？因為眾生沒有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哪有眾生可度！因此仔細去審諦、去觀察，你能度、所度了不可得，這才能看出世出世間是清淨寂滅相，一切法當下就是不生不滅，這樣才能入平等真空，才是究竟見性。

究竟見性所見的，本來湛然、無有動搖，不屬有無，亦無取捨，這叫真見性，見性就是成佛，性就是佛、佛就是性，所以叫見性成佛，佛跟性是一不是二。佛在哪裡？我們六根的根性就是佛，性就是佛，離開六根根性到外面去找佛，到哪去找去？你找到釋迦牟尼佛那是相，不是性；你找到阿彌陀佛那還是相，不是性。釋迦牟

尼佛是性的仁慈，釋迦翻作仁慈的意思，牟尼翻作寂默，如如不動、清淨寂滅，本性的仁慈、本性的清淨寂滅就叫做釋迦牟尼。阿彌陀佛的意思翻作無量，本性無量無邊，無量無邊的本性就叫做阿彌陀佛。這個話不是我在此地隨便說的，我們《彌陀經疏鈔》剛剛念過，《彌陀經疏鈔》裡面雖然沒有講佛，講的菩薩，觀世音菩薩是我們自性的大悲，彌勒菩薩是我們自性的大慈，文殊菩薩是自性般若，普賢菩薩是自性廣大。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心與法不二，菩薩如是，諸佛的名號哪有例外？當然也是一樣。所以說諸佛、說諸菩薩、說一切眾生，全是自己一心所現，就是自己一心，一心之體用，體用不二，這叫見性成佛。到這個境界，見性成佛這一句假名也要把它離開，正是六祖所說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連見性成佛也沒有。再給諸位說，「本來無一物」這一念也沒有。如果你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你心裡還有一物，還有個本來無一物，那還是障礙。真正達到絕對的清淨、真實的解脫，大自在，這才見到自己本來面目，才見到自己的真人，常樂我淨這四德就全都具足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們現在講常樂我淨，有名無實；明心見性之後常樂我淨是實在的，到那時候有實而無名，跟我們現在不一樣，現在是有名無實。

底下一段經文這是反省，從反面來說明、來證實，見不是物相。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講到此地。這個進度雖然是慢一點，可是話必須得講清楚，不講清楚有疑惑，總是障礙。